

▲阿波與師傅。

## 《功夫熊貓4》幽默依舊

「Inner peace...dinner please...dinner with peas in a sesame soy glaze!」太喜歡由這種突如其來的「無腦」笑點串起的《功夫熊貓4》。野豬老闆娘酒館的打鬥場景、下水道那隻反差的兔仔、阿波兩個爸爸的舉手投足……行雲流水，都是令觀眾捂不住嘴的爆笑鏡頭。在開心散場後，幽默的後勁兒依舊十足，是回想一下仍會忍俊不禁的程度。

電影在北美上映後大受歡迎：「繼續證明了這個系列具備美國動畫中最頂尖的動作場面」「編織出一則足夠扎實、為更多續作埋下伏筆的故事」「歷代反派團圓超用心」，甚至擠掉了《沙丘2》拿下雙周票房冠軍。

但轉頭一看內地影評：「系列最差，狗尾續貂，敷衍的流水線自我縫合之作」「賣弄情懷，故步自封，夢工廠經典IP廢了」「票房滑鐵盧，熊貓阿波被光頭強吊打」，令人不由心生「大家看的是同一部影片嗎」的疑惑。

但燈塔專業版數據很快就給出了答案：僅截至4月6日，《功夫熊貓4》在內地的票房破三億元人民幣，票房成績暫列今年內地榜第九位，啪啪打了這些影評人的臉。

作為夢工廠的明星IP，阿波在《功夫熊貓3》過去了八年後重返江湖，「小熊猫進大城」，搞笑之餘更有意義的角色成長，更是陪伴影迷的共同雙向成熟，亦是一封寫給全球鍾愛中國文化、功夫藝術和功夫熊貓系列粉絲的情書。為何還要這麼苛刻呢？

雖然沒有彩蛋，但也有驚喜：片尾曲竟是積·伯克與Tenacious D樂隊翻唱的布蘭妮金曲《Baby One More Time》。歌詞意外合襯，編曲動感十足，MV鬼馬爆笑，而且一旦代入阿波的形象，很難自拔。「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 初訪首爾建國大學

陽光燦爛，波光瀾灩。儘管早春的風還帶着涼意，建國大學的湖邊，吃飯、散步的學生絡繹不絕。我的「嚮導」、一位中國留學生告訴我，有對大白鵝是校園愛寵，每日徜徉湖上，好不自在。接待我的中文系魯教授後來告訴我，校園裏隨處可見的貓貓也是學生的心頭好。

我是第一次來首爾建國大學。這是一所私立大學，始建於一九三一年，前身是社會營中央實費診療院，一九四六年創建朝鮮政治學館，一九五九年改為現名。它在韓國大學中排名第七，據說在韓國的地位類似於我國的985高校。大學有首爾、忠州兩個校區，共三萬多名學生。首爾校區是韓國高校中唯一地勢平坦且帶水的。首爾建國大學風光秀麗，還有個一流的醫院。魯教授說，首爾建國大學以獸醫學起家，所以校園標誌物是一頭金牛雕塑。

如今的首爾建國大學除了醫科，還有文、理、商科其他院系，從本科、碩士到博士點都有。我在首爾建國大學和魯教授指導的中國留學生就中國當代創意寫作學科和網絡文學等課題進行交流，聆聽他們講述學術研究的甘苦。這次見到的幾位留學生在內地高校已有教職，來這裏讀博士似乎帶有「進修」性質，為他們任職的內地高校未來的升級做準備。他們大部分不是文學專業出身，需要從影視、藝術跨行讀研，艱辛可想而知。但他們發問言之有物，對學術研究也有自己的想法，假以時日，必然能有成就。同時我也感嘆魯教授諄諄教誨，不厭其煩，是位嚴格但耐心的明師。

訪問雖短，記憶美好。臨走前和魯教授約好，下個課題合作，將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飲食故事介紹給韓國民眾。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 勸君莫捧「小孩哥」

每當在短視頻平台刷到一本正經演「大人」的未成年的博主時，我總有一點擔憂。「小孩哥」「小孩姐」是專指這些技能出眾的孩子的網絡用語。小孩，指其年齡小；哥或姐，則指在某門技藝上已有高超水平，用網友的話來說「輩分到了」。

短視頻裏的小孩哥、小孩姐掌握的技能多種多樣，唱歌跳舞，炒菜種花，還有模仿秀、木工活，甚至和其年齡遠不匹配的人生哲理、職場秘籍，卻很少見到背兒歌、講故事等真正應屬於孩子的才藝展示。網絡喜歡

超常的東西，一個孩子必須不像孩子才能在流量爭奪戰中勝出。古人寫過《傷仲永》，哀痛地寫出了一個天才兒童的消亡史。不可否認，孩子哥、小孩姐中有為了展示而刻意訓練出的高手，但更多的恐怕還是確有天賦，而讓人憂心的也在於這些真有天賦的孩子，被評論區善意或惡意的點讚所扼殺，畢竟，古人還有一句名言「殺君馬者道旁兒」。才華理應獲得讚美，廉價的掌聲有時卻是扼殺才華的劊子手。

對於孩子來說，面前展開的是一

個新世界，也如一個布滿了鏡子的房間，父母師友，路人甲乙，一言一事，一草一木，都像大大小小的鏡子，映出他的模樣，讓他知道自己站立坐臥、舉手投足、言語歌哭是什麼樣子，潛移默化地校正着一舉一動。互聯網不但本身是一面大鏡子，而且以其社交功能把更多鏡子放在了孩子周邊。當孩子走進短視頻，因某種「技能」而廣受關注，很有可能給他貼上了一個標籤。多年後，或許已經沒有哪個網民記得當年曾為一個刀工不錯的娃娃瘋狂點讚，孩子心裏的標

籤卻未必隨着年齡增長而消失，反而作為童年經驗影響其一生。這有可能促成了一個專才的誕生，卻更有可能扼殺了本該在人生的圍欄中自由生長的可能性。因此，多有童趣仔，少些小孩哥，才是網絡時代的童年該希望的景象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曲高和寡的詭辯

人便寥寥無幾了。」

宋玉續說：「這不是因為歌者的表演有什麼問題，或唱得不好聽，而是曲子愈高雅，能夠跟着唱和的人愈少。同樣，那些批評我的人，不過是些平庸之輩，怎麼能夠欣賞我呢？」

我想，大家都聽過這個故事，而因為這個故事，我們得到了三個成語：「下里巴人」，即故事裏的那些民間通俗歌曲，後指通俗的文藝；「陽春白雪」，即那些深奧難懂的歌，後指精深高雅的作品；還有，「曲高和寡」，這更不用多說了。

但，我想多說的，是宋玉對楚襄王質問的反應。試想一想，當一個人被質疑的時候，他不是以自己的經歷與理由來直接反駁，而是搬出一個虛構的故事來作一個比喻，這是理直氣壯的回應，還是狡辯的伎倆呢？

宋玉曾經寫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賦》來辯護自己的容貌和品行。在文中，宋玉提到，登徒子向楚王說他的壞話，說宋玉長得俊俏又好色，所以不可以讓他出入後宮。

對於自己的俊俏，宋玉直認不諱（後來更有將他與潘岳、衛玠、高肅

合稱「古代四大美男」一說）。宋玉認為，其美貌乃受惠於上蒼，但對於自己的好色，宋玉矢口否認。在此，宋玉又說了一個故事，不過今次是「真人真事」，而此事如何證明宋玉的正直，甚至助他反擊登徒子呢？下回分解。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香港學校戲劇節」再現舞台

每年學校下學期開始不久，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學校戲劇節」的學校演出期便會展開。全港多間中小學分成小組，四星期內各自於本身的學校演出，大會安排評判到校觀賞及評審。以往三十年，我一直擔任學校演出期的評判，可惜過往三年因應疫情，學校只能在線上運用會議軟件演出，表演效果與現場實體演出不可同日而語。今年終於可再親臨學校，觀賞各同學在舞台上的實踐成果，令人興奮。

今年我擔任中學粵語組的評判，

小組內有十四間中學，其中兩間學校的劇目較為獨特。《風吹了》是一齣附屬醫院嚴重智障學校的演出。主要表演者包括五位嚴重智障兒童和多位教職員，以及學員的家長一同參與。全劇由教職員創作、導演，更還製作各類布景道具。表演者以第一身的自述方式，闡述被照顧者和照顧者的關係、遭遇及困難。表演者敞開胸懷，向觀眾直接表達所思所想，不求同情，但求讓學員獲得劇場表演的平等機會。教職員誠摯付出，讓學員獲得寶貴表演經驗，令人敬佩。全劇的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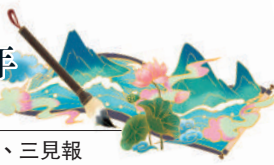
作手法一絲不苟，戲劇表達方式具創意和心思。由學員表演簡單魔術，以至燈光、音響、影子戲和錄像效果，以及由風扇吹動懸掛布條而營造「風吹了」的效果，全部都能讓觀眾看得投入和感覺歡快。

另一齣《斃傢伙，老細唔見咗！》來自一間肢體傷殘特殊學校，參與演出的學員都有不同程度的身體缺陷，但對戲劇藝術充滿熱誠，身體的限制無阻其藝術表現。學校老師為學員撰寫了生動活潑、能夠發揮學員表演潛能的喜劇。各學員都建立角色

個性，展現每個角色的獨特形象。學員之間滿載默契，凝聚團體力量，高度發揮團隊精神。劇本得意有趣，末段轉折發展，令觀眾產生意外驚喜，更重要是鼓勵學員衝破自身困難，追尋夢想。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見證樂團成立首演

上周末欄「文化教父」見報後兩天，巧遇主角陳達文，地點正是六十二年前他主管開幕的大會堂。我們不約而同出席疫後首個樂團成立音樂會。

周三晚音樂廳濟濟一堂，見證以「香港故事」為題的「香港紫荊中樂團」首次亮相。從場刊得悉，樂團二〇一九年註冊為非牟利團體，編制為四十多人樂團，以「推廣及提高本地中國音樂」為宗旨。

從當晚台上所見，五個弦樂組的二十位樂師分布舞台兩側，台右的低音弦樂包括四把大提琴、兩把低音大

提琴，其餘高、二、中胡則採用傳統蛇皮胡琴，與彈撥七人、吹奏五人、敲擊三人，在資深指揮石信之指揮下，樂團整體聲音平衡豐滿（見附圖）。

音樂會以一首新作品揭幕，《紫荊花開囉》既充滿歡快氛圍，也展現出陳能濟作曲功力，自一九六四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今年剛好一個甲子。上半場其他四首作品均由香港作曲家創編，黃學揚的《維港夜曲》奏

出船歌（barcarolle）感覺，讓人陶醉。陳明志的《香港查篤撐》以一輪粵劇鑼鼓，各聲部奏出複雜樂段，目不暇給。

接着由總監助理羅彥瑾為創團改編《彩雲追月》為高胡與樂隊合奏，由團長辛小玲的高胡獨奏拉奏引子，帶出著名主題。獨奏以擴音演奏，從台上兩側揚聲器而出的聲音與樂隊的音色有別。其實大會堂的音效甜美，擴音大可不必，這是坐在身旁的「文化

教父」也同意的。尤其是接着演出陳永華《八駿》，全奏時的音效豈止八匹駿馬？音樂會重頭戲是下半场的《城寨風情》，重編三十年前首演的音樂劇為獨幕劇，由六位獨唱家和明儀合唱團、高山成韻合唱團聯合演出。出色的編劇與音樂引來高分掌聲，也為新樂團歡呼。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 從中作「梗」

因為能夠使語言表達更輕鬆幽默，諧音梗在今天廣泛使用，如果不知道幾個常用辭彙，像「集美」「針不戳」「蚌埠住了」分別是姐妹、真不錯、癱不住了的諧音，與人交流難免會不知所云。

諧音梗早已有之。唐代劉禹錫《竹枝詞》裏「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晴是「情」的諧音。溫庭筠詩句「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用燭諧音「囑」，圍棋諧音「違期」，表達準確且有趣味。

廣為流傳，金聖歎就說前除了說出「花生米與豆腐乾同嚼，有火腿滋味」的意味秘密，還和兒子共同留下了「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的對子，蓮諧音「憐」，梨諧音「離」，一個諧音梗促成一對名聯。在《紅樓夢》裏，賈政、賈敬諧音「假正經」，甄士隱諧音「真事隱」；賈赦要

討鴛鴦做小老婆，鴛鴦嫂子勢利眼哄着鴛鴦說有好話告訴她，鴛鴦罵道「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也是妥妥的諧音梗。老舍《茶館》中「改良改良，越改越涼」的台詞，更是堪稱諧音梗中的經典。可以看出，能夠從諧音中作「梗」，對語感和知識儲備要求都極高。現在講諧音梗淪落到要被扣錢，被認為最無技巧，這是沒道理的。汪曾祺作文章，提及昆明人管白斬雞叫「涼雞」，因為是坐在一張長板檯上吃，有名叫「坐失（食）良（涼）機（雞）」。今天汪老如果因為這個諧音梗被扣錢，相信讀者肯定會覺得「book思議」（不可思議），也肯定會覺得「duck不必」（大可不必）。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 重讀《三體》

朋友問，看Netflix版《三體》會不會很震撼。我回答，不會。

《三體》，在十多年前我看原著的時候，就已經徹底震撼了我的心靈，即使已經過去了漫漫十數載，依然恍如昨日。藉着美劇《三體》的熱映，我再次翻開了這本中國科幻文學高峰——《三體》。

不知是記憶之中的《三體》經過時光之流的冲刷，眾多有趣的細節消失無蹤，只留下了主幹，還是當時的自己太過年輕毛糙，只顧着盡快看到後面的精彩情節，前面便囫圇吞棗。時隔十多年再次重讀，讓我發現了很多初讀時忽略的細節——比如，劉慈欣在書中以「解密文檔」的形式，介紹了紅岸基地向外星人發送信息內容的編寫過程，信息第一版是：「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請注意，你們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義的國家發出的！這之前，你們可能已經收到了來自同樣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另外一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發出

的……希望你們不要聽信他們的謊言，站在正義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而檔案中的批示就很有意思了：「已閱，狗屁不通！大字報在地上貼就行了，不要發到天上，文革領導組今後不要介入紅岸。」雖然沒有明寫這是誰的批示，但讀來都會會心一笑。經過三次修改的第四版信息，第一句就是：「向收到該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願。」不但遣詞造句正常了，格局也大了。

與面壁者、黑暗森林、水滴、二向箔等相比，上面這段情節實屬「非核心」插曲，在篇幅緊張的影視改編中被刪去也可以理解。

所以，要徹底領略《三體》的魅力與震撼，還是去看看原著吧。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